絳守居園池記

綿州越王樓詩序

樊紹述集

仁和孫之騄輯注

樊宗師集

絳守居園池記

歸州越王樓詩序

任[illegible]之[illegible]輯注

序

余幼時讀輟耕錄喜樊紹述絳守居園池記識其句讀知韓昌黎生蓄萬物放恣橫從之語爲不虛所稱趙伯昂箋註與無名氏註解者有兩本求之數十年竟不獲後見唐詩紀事又得綿州越王樓詩序一篇俱苦無注解可釋其義今年秋得沈裕注本內載趙吳許三家註燦然可觀已然急於自衒多刪易舊文漸失本來余病其弗完為補綴數十條釐為二卷傳之人間俾幽經秘籙勿致漫滅亦韓子不忍奇寶橫弃道側之意也嗚呼元和之際文章之盛極矣其怪

安徽獻書

奇至於如此韓子稱紹述集如干卷詩文千餘篇今所存纔兩篇耳以文之多若是其獨出古初無所剽襲又若是而今昔往来人讀者益鮮老子曰知希我貴知我希故我貴也揚子雲著太元曰後世復有子雲則知我矣夫異代相譚子雲已灼然俟之身後如欲强蚩蚩拙目共讀樊集恐巴人倡和天下皆是陽春高而莫續妙聲絶而不尋非病其晦澀則以為無用之文耳誰為精討錙銖覈量文質乎宋王晟劉忱嘗為解釋今不復有孫冲與何公亮二書論樊所為文章折究為文深旨余亦未見趙吳許注原本又不可得此區區前代注解者尚不能與樊文並傳而余以淺識眇聞補輯遺餘欲附好事之末安必不墜没澌滅也與

目

卷一
絳守居園池記
卷二
綿州越王樓詩序

安徽叢書

欽定四庫全書

樊紹述集卷之一

仁和孫之騄晴川輯

絳守居園池記

路史絳穆侯居二漢爲縣今隸絳有絳山絳水有故絳城在翼城東南曲沃南二里景公遷新田又曰絳乃以翼爲故絳許謙曰記守居之園池非記守居也舊注多誤絳即東雍

雍去聲杜氏通典絳州春秋時爲晉國即故絳與新田之都也後韓魏趙滅晉其地屬魏秦屬河東郡秦末屬魏豹漢定魏地還屬河

欽定四庫全書

東郡後漢因之魏晉屬河東平陽二郡地後
魏置東雍州西魏後周以為重鎮後周改曰
絳州無置正平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
置絳郡大唐為絳州趙註曰按春秋時為故
絳寰宇記至後魏始改為東雍州
為守理所
守去聲所處所也方所也漢哀紀上在酒所
此言絳之為州就東雍舊治之地為太守治
所也吳註曰唐諱治故云理一本絳即東雍
為守理所作一句絳字讀
稟參實沈分

參所金切參星也夏小正五月參則見博雅
酋參魏沉或作沈晉天文志自畢至東井為
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屬益州按魏分晉
地得河內河東數十縣於益州無干涉分去
聲分位也荀子分分其有終始左傳高辛
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堯遷閼伯於
商丘主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大夏今晉陽
縣是路史實沈封大夏是為參今太原陽曲
舊晉陽城也沈裕曰稟參至不可居究極三
才之事而為言
氣蓄兩河潤

趙註氣蓄風氣含蓄也蓄或作畜左傳韓獻子曰新田有汾澮以流其惡通典漢臨汾縣有汾澮二水水經注澮出絳縣西入汾漢書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山至汾陰入河說文汾出太原晉陽山西入河言東雍畜此兩河之潤澤

有陶唐冀遺風餘思

思去聲尚書注堯都平陽為冀州大唐晉州今理臨汾縣有故堯城即古堯舜之都所謂平陽也絳郡東北至平陽縣郡百四十里吳註曰堯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在冀州書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詩唐風蟋蟀序風俗憂深思遠乃有堯之遺風焉

晉韓魏之相剝剖

剝削割也剖判析也史記三家分晉韓魏分平陽安邑趙分晉陽故云晉安邑即夏禹所都平陽襄陵縣有趙襄子墓沈裕曰有字至剝剖句有治有亂也亦引起下興廢意

世說總其土田士人

碑總下滅一字世說蓋相傳有此說既際河潤可興水利則地成沃衍此人上之事故下遂責成為守者趙註曰俗說總括其土田之

經界及士民名數吳注曰不必以俗代世唐
諱世為代諱民為人此諱民而不諱世
令無磽雜擾
磽口交切磽瘠薄也令土田熟膴士民辨治
許注曰令善也世至令一句世之言者謂此
地總善故宜擇其勝處
宜
趙註皆得其宜吳注句非宜屬下文
得地形勝瀉水施法
瀉洗野四夜二切趙注曰既得地之形勝所
以能瀉水施法後有鑿高槽絕竇墉是也

豈新田又蕞猥不可居
左傳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
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
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
從公立于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
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覩易覩則民愁民愁
則墊隘於是乎有沉溺重腿之疾不如新田
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
從教十世之利也公說從之晉遷于新田今
絳縣是趙注言新田非復小鄙
州地或自有興廢

經界及士民名數吳注曰不必以俗代世唐
諱世為代諱民為人此諱民而不諱世
令無磽雜擾
磽口交切磽瘠薄也令土田熟膴士民辨治
許注曰令善也世至令一句世之言者謂此
也惠善故宜擇其尚處
子趙吳注皆失解宜字即物土之宜此字
屬上句言令無磽雜擾土宜也
趙註皆得其宜吳注句非宜屬下文
得地形勝瀉水施法
瀉洗野四夜二切趙注曰既得地之形勝所
以能瀉水施法後有鑿高槽絕竇墉是也

又字宜改無疋字
新田又蕞猥不可居
左傳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
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
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
從公立于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
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覩易覩則民愁民愁
則墊隘於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
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
從教十世之利也公說從之晉遷于新田今
絳縣是趙注言新田非復小鄙
州地或自有興廢

一本州字或屬上句此言絳州之地廢興有
時便責屬為守者
人因得附為奢儉
後漢書置貧本而樹奢媒曾子曰國奢則示
之以儉
將為守說致平理與
說或作悅與平聲下同漢宣帝曰廢民所以
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元包經曰悅
以勾人人宮不集
益侈心耗物害時與
趙註曰增其侈心耗物妨農仍三晉之剝剖

二語不定之辭
自將失敦窮華
韓愈曰不縱為子弟華靡遨放事華奢華也
窮索盡之也敦或作暾趙註曰若為守者失
敦厚窮奢華吳注曰如上所為將去敦厚極
奢華窮華披夷承侈害言
終披夷不可知
究當披散夷滅不可測因上文興廢奢儉而
言往事不可知已裕曰自州地至不可知此
節文法陡起霍住最得奇健又愴然有餘
陴緬孤顛

陴城上女墻緜或作緬趙注曰陴城上僻倪也緬儉峻也言州城女墻孤高僻倪亦睥睨睨疑是陋沈裕曰又陡起勢奇

跔倨

一本跔倨元武踞作一句跔苦下切唐書釋音倨渠勿切梗戾也廣韻跔倨不前貌趙註絳城形勢如此吳註曰跔跔行貌倨屈强也陴狀孤高疑若行不前注截句非

元武踞

趙注俗説州不利太守故為真武廟厭之按元武北方之神祥符間避宋諱改為真武今

北城謂之元武岡沈裕曰北城巖峻應形勝

語

守居割有北

趙註曰割太守之居北地吳注曰地之北形為元武之踞守居割其地如註説則踞作據矣又不當截句曲禮後元武形家亦云許注曰割守居之半以為園沈裕曰稍稍割去最北高危之地自其連引東西漸寬平處起園

居

自甲辛芭大池泚

趙注正東西北包池宏深吳注甲東辛西中

含池也一本自甲辛苞大池作一句沈裕曰東西地高中央卑就為大池故如包裹

橫硤旁

說文橫闌木也硤石也以木石甃池一本泓橫硤旁作一句

潭中癸次癸字失注

中陟仲切趙註池北地沈裕曰泓者深廣硤者淺仄南北曰橫池自北汔南水渟深廣東西兩旁則涯涘也間雜沙石如夾束然潭者極深之處在池北際稍西下文所謂伐土築臺工從此起又竇墉所入故地彌高淵彌深

木腔瀑三丈

趙注木中空出水高三丈一本潭中癸次木腔作一句

餘字宜屬上句

或屬上句

涎玉沫珠

山棲志白波跳沫汹涌成音趙注水激躲濺跳如是沈裕曰木腔激水之器置於深處故激勢最高

子午梁貫亭曰徊漣

亭人所停集也橋水梁也梁石橋也趙注曰

安徽獻書

合池也一本自甲辛芭大池作一句沈裕曰
東西地高中央卑就為大池故如包裹
橫硤亭
說文橫闌木也硤石也以木石甃池一本泓
橫硤亭作一句
潭中又深廣
中陟仲切趙註池北地沈裕曰泓者深廣硤
者淺仄南北曰橫池自北汔南水亭深廣東
西兩旁則涯涘也間雜沙石如夾東然潭者
極深之處在池北際稍西下文所謂伐土築
臺工從此起又實塘所入故地彌高淵彌深

木腔瀑三丈
趙注木中空出水高三丈一本潭中癸次木
腔作一句
或屬上句
涎玉沫珠
山棲志白波跳沫汹涌成音趙注水激躃濺
跳如是沈裕曰木腔激水之器置於深處故
激勢宜高
子午梁貫亭曰徊注橋水梁也梁石橋也趙注曰
亭人所停集也連

爲二橋貫徊漣亭北曰通仙南曰采蓮吳注曰南北二橋中交於亭按孫冲序亭池渠堤多移故處改故名今通仙采蓮疑亦後来改爲者沈裕曰正北為渠極於正南必二橋者池長也

虹蜺雄雌

太元𡸣蜺喬雲雄曰虹雌曰蜺趙注言二橋形勢然

穹鞠覷蜃

趙注穹隆鞠曲橋影如虹蜺曲脊而覷樓臺氣象如蜃也吳注曰不必言影許注曰雄虹色朦者喻橋雌蜺色闇者喻橋影影與橋相合中空而圓如蜃狀一本虹蜺雄雌穹鞠覷蜃作一句

礙佷島坻

佷胡懇切坻音池趙注礙止佷戾水中山石曰島水渚曰坻言二橋與島坻相捩亂許注曰島坻喻亭影倒浸高者如島低者如坻

淹淹委委

委平聲爾雅委委佗佗美也趙注淹淹漸漬委委順美狀水中橋下之景

莎靡縵

莎草也爾雅濫侯莎其實緹梁簡文帝詩迺
塘繞碧莎靡優順也縵莫半切繒無文也美
莎之色鶡冠子用不縵縵注漫滅之貌
蘼蕪翠蔓紅刺相拂綴
薔或作薔趙注藤蘼翠蔓薔薇紅刺吳註蘼
薔並言非類或止言薔薔有翠蔓云蘼蕪也
南連軒井
趙注池南連香亭之北軒下有井吳注曰其
南連接有軒有井處淮南子伯益作井而龍
登元雲神棲崑崙
陣中踴曰香

踴或作湧香亭名也趙注蘼蕪陣中踴出此
亭許註曰池最南之亭蓋池之南莎蘼蔓連
至南而亭出天寶遺事楊國忠有四香閣禁
中沉香亭不侔此壯麗也
承守寢睟思
睟雖遂切說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
有室曰寢趙注亭當守之寢室睟靜思慮也
沈裕曰亭當搆貫處顧盼南北如虹蜺雙曲
互窺映帶樓閣雜見渚嶼花蔓非一目可了
極于守居之後寢睟思者寢室之名
西南有門曰虎豹

安徽歙書

莎草也爾雅蕩侯莎其實緹梁簡文帝詩廻塘繞碧莎靡偃順也縵莫半切繒無文也美莎之色鶡冠子用不縵縵注漫滅之貌

蘿薔翠蔓紅刺相拂綴

薔或作蕃趙注藤蘿翠蔓薔薇紅刺吳註蘿薔並言非類或止言薔薔有翠蔓云蘿薔也

南連軒井

趙注池南連香亭之北軒下有井吳注曰其南連接有軒有井處淮南子伯益作井而龍登元雲神棲崑崙

井字失解 似宜作霤字解

陣宜作陳說文無陣字 亦尼堂途謂之陳

踴或作湧香亭名也趙注蘿薔陣中踴出此亭許註曰池最南之亭蓋池之南莎蘿蔓連至南而亭出天寶遺事楊國忠有四香閣禁中沉香亭不侔此壯麗也

承守寢睟思

睟雖遂切說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趙注亭當守之寢室睟靜思慮也沈裕曰亭當槁貫處顧盻南北如虹蜺雙曲互窺映帶樓閣雜見渚嶼花蔓非一目可了寢室之名

睟思寢室之名无據宜證

豹字衍 自西南至將合皆說[illegible]上疏持形注[illegible]亦不釋豹況下有白豹則左門更不宜省豹字

周禮師氏掌以媺詔王居虎門之左注虎門路寢門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許注曰入園之門也東西與香亭並

左畫虎搏立

真誥寅獸白齒亦能見機亦云寅客趙注寅主東方故左垣畫虎若有所搏擊而起立沈裕曰自居入園之門也居內而園外故畫向園而門之雄麗即因畫可想見

萬力千氣

趙注狀虎如是

底發

趙注底致也發奮怒自爲句底音止吳註底典禮切下也言虎之氣力從下而發連上當作一句

豗匿地

荀子曰乳豗觸虎趙注虎起搏豗匿下

豬總名惟野豕力能鬬虎

豬肩腦口牙快抗

趙注說文快不服也狀豕拒虎按豬豕豨豗

雹火雷風黑山震將合

雹一本作電趙注狀虎與豗鬬氣有如是沈裕曰雹火雷風與黑山五種震動覩忽難分

極形畫之善

右胡人鬅

鬅髮亂也

黃帤纍珠

帤於元切趙注說文帤幡也幡上垂珠纍一作累力追切

丹碧錦襖

趙注胡人袍色

身刀囊鞾撾縚

撾或作檛縚土刀切即絛急就章麤者曰撾細者曰杖小爾雅縚索也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詘而戾之謂諍樛而紾之謂絏趙注檛爪頭環尾柄尺餘胡人身帶刀皮鞾似囊吳注曰縚以繫檛沈裕曰胡人身有刀插囊有鞾有檛有縚叙致錯落

白豹元斑

王會篇云屠州有黑豹有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趙注豹主西方故畫於西壁在胡人旁

飫距

古詩云餓狼食不足饑豹食有餘言狼貪豹廉有所程度而食趙註飫飽也豹自舐距

掌胛

安徽獻書

胛或作脾胛背胛張宗傳中矛貫胛注背上
兩膊也趙注胡人以掌撫豹脅
意相得
吳注曰自飫距下作一句
東南有亭曰新
趙注門之東南
前含曰槐
含音頷趙注新亭門口又一亭許注曰徊漣
上著亭字下曰香則蒙之其次叙門故新上
復著亭字槐以下凡曰某者則亭也皆蒙之
此記叙園池景物自正北之池始次言池上

之橋及亭遂言橋正南之亭及入園之門循
虎門而東由東南至東北次正北次西北至
西而竟循豹門而東爲新亭又東爲槐亭是
爲新亭之前也沈裕曰連叙二亭文法似順
而奇
有槐屓護
屓或作贔虛計切吳都賦巨鼇贔屓趙注屓
用力也有槐若施力護亭吳注屓護屬下文
一本有槐屓護霨作一句
霨鬱蔭後頤
頤頷也又室東北隅曰宧趙注摯虞槐賦曰

安徽獻書

豐融霑霔翁鬱扶疎後頤後簷也吳注曰簷
乘若頤與前頷相應
渠決決緣池西直南析廡赴
風俗通渠者水所居也李試義訓曰屋乘謂
之宇宇下謂之廡廡實嬰傳陳廊廡下師古曰
廊堂下周室也廡門屋也音侮釋名大屋曰
廡廡幠也幠覆也夢溪筆談今人多謂廊屋
為廡按廣雅堂下曰廡蓋堂下屋簷所覆處
故曰立于廡下凡屋基皆謂之堂廊簷之下
亦得謂之廡但廡非廊耳趙注曰渠水緣池
決決流自西向南折赴田廊吳注曰似韓子

水瀲瀲循除鳴句法
可宴可衎
趙注可以宴集決事沈裕曰新前槐後含頤
相望而渠自西都賦鳳翥翥於甍棟趙注堂
槐可衎也
又東騫渠曰望月
騫說文飛貌西都賦鳳翥翥於甍棟趙注堂
東過渠有亭吳注曰騫趙本誤作騫言亭勢
翬飛碑本缺渠字
又東騫窮角池
趙注又過池之東南角吳注曰前又東即承

渠言之此即承望月言之注過渠過池非窮角池者極角之池當至柏字句

研雲曰栢

趙注亭高摩雲

有栢蒼官青士

趙注蒼官松青士竹亭邊有此三者吳注有栢句松竹據注云爾不知樊意合然否後来王介甫之用蒼官楊廷秀之用青士亦謂出於樊也一本有栢蒼青官士

擁列與槐朋友

趙注狀其序屬如是吳注列字屬上句

巉陰洽色

趙注蔭高色相映合

北俯渠

吳注下至西字句

憧憧来

易憧憧往来行不絶貌趙注流不定也

刮級迴西

趙注近新槐二亭之階轉西而去吳注曰刮栢亭之階級渠從西来歷南東北而復西故云迴沈裕曰又東騫者地稍高故躡屐如翥矣渠赴新槐之間而觀者每逾東躋以亭遲

月又以亭承栢蒼青栢淺深之色耳老者官
新者士也栢陰俯接槐色又顧而見渠渠在
池南栢亭又在渠南及亭渠迴不言所在
巽睘閒
趙注言園池之東南辰巳之間睘疑隅吴注
曰字書有睘日在巳曰睘中孔穎達曰睘東
南隅也過隅未中故為睘中又睘一音遇猴
屬
黃原玦天
柳子厚曰其岈之窊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
急就章半環謂之玦趙注絳南之原其土赤
黃白虎通云佩如環而缺曰玦南原盤迴掩
映見天如玦吴注黃原斷處如玦見天
汾水鉤帶
趙注曰東南顧見汾水遶絳若鉤若帶許注
曰汾水自絳州東北而南下經絳州則折而
西絳正在四折之間故巽睘閒見有黃原如
玦而倚天汾水過于其外縈折如鉤帶也沈
裕曰東南逾高故備見城外
白言謁
詩緯箕為傲客行請謁趙注曰此閒可以白
事謁

行旦艮間

趙注曰平旦時閒行望東北艮地吳注曰白言謁行句旦艮間連下文東北寅艮地以旦言寅如上言巽睅許注曰記中四隅則據園而言東北西則據池而言園之東南正當守居之左蓋絳依山而城故白言謁者且于原上往来行也以園則在巽以城則在寅甲間此以白言謁行旦句

遠豈青縈

豈或作岡崗趙注遠則見高岡青翠縈遶許注曰遠岡青色縈紆而来近於城之艮方故可俯瞰洞見城市此以艮間遠豈青縈近句按水經注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十三州志曰出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異名也其山重阜脩巖有草無木泉源道於南麓之下又西南夾岍連山聯峯接勢所謂汾水鈎帶遠豈青縈也山海經管涔之山汾水出焉西流注於河

近樓臺井閭點畫察

趙注曰近則所見如此吳注曰畫趙本作畫字書所無

可四時合奇士

安徽獻書

延賓友也太元大開帷幕以引方客
觀風雲霜露雨雪
察祲祥也
所爲發生收斂
春夏發生秋冬收斂
賦歌詩
吳注曰自可至此一句士敏中讀沈裕曰白
言謁不曰可或偶即事目前耳若合奇賦詩
則屬思及之故曰可
正東曰蒼塘
趙注亭名也近池水色蒼碧故云一本正東

曰蒼塘蹲瀕西滭望作一句
蹲瀕西滭望
蹲或作遵趙注滭大水貌池邊踞望
瑤翻碧瀲
瀲水溢貌一曰水波趙注水之色
光文切鏤
光水象文水波玉曰切金曰鏤趙注波紋如
雕刻然吳注碑缺光字
黎壑撓撓收窮
黎壑一本作黎深撓奴乃切吳注曰岸谷間
黎深撓撓亂動極所望沈裕曰已言東北又

安徽歙縣檔案館

補出正東蓋又一隙地勢高而離池稍遠故一望盡見園池收窮者望所及也以正西有薈深雪舞故所見如此

正北曰風堤

趙注守居北堤有亭吳注堤屬下句

乘攜左右

一本正北曰風堤乘攜左右作一句趙注堤高峻登之必用左右扶策以上吳注堤勢如乘如攜在亭左右許注北堤上築基特高故乘亭若提攜左右

北迴股努

努用力也一本堤埶北回股努趙注堤上北去盤迴如股施力又一本隄勢北回股努墆披蹴墉作一句

墆捩蹴墉

墆徒計切一作堞捩力計切一作披趙注墆捩廣韻隱蔽也蹴蹋也吳注捩關捩言隱翳其關捩若蹴蹋城墉承股努而言

銜渠歆池

趙注銜含歆饗形容堤勢包渠而享受池水許注曰堤上就高築為亭基基北出直抵北城如股銜渠謂此股跨渠上而渠流其下蓋

安徽獻書

北城之內即渠渠南即堤堤南即池銜歆指堤之南北也南楯楹以下言池烟潰以下言亭兩傍之景

南楯楹

楹柱也欄楯殿上臨邊之飾亦以防人墜墮縱曰欄橫曰楯趙注風亭中俯見大池之闌檻佃漣之棟柱吳注即風亭南面之楯楹

景怪燭

趙注楯楹雕刻奇采池中炤出如燭吳注景象光怪相耀即下龜龍文章爾

蛟龍鉤牽

呂氏春秋水大則有蛟龍注魚二千斤為蛟

寶龜靈蠯

大元古者寶龜而貨貝蠯薄猛切一音脾說文蚌屬又蛭蠯蚌之夾而長者

文文章章

山海經文文音問鳥名呂氏春秋萬物章章博雅章章采也趙注云炤見水中光怪如是吳注即池中之物

陰欱墊歊

太元下欱上欱出入九虛欱猶合也欱呼合切墊都念切歊呼括切趙注陰闇欱啜墊下

歙貪欲也言刻畫光怪之屬或如闇啜或如
下貪戲吳注歙笑貌陰墊言水中欲歙物狀
烟潰靄褭桃李蘭蕙
褭或作聚趙注草木蒙烟靄如潰如褭褭錦
上禪穀也吳注潰散也管地員五沃之土其
桃其李山谷云一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
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
神君仙人衣裳雅治
趙注狀烟靄在花木上如是
可會脫赤熱
趙注夏集此可避暑許注曰風堤之爲序面
背皆水兩旁花木蔭翳故可避暑沈括曰又
忽入正北又以隄池渠燦錯互發文法靈逸
飛舞捉不可定正北者蒼塘之正北非池北
亦非居北池北則潭上孤顛矣居北則睟思
故知此正北即東偏餘地近池者是亭爲風
設則搆製取涼以有景怪龜龍陰墊之髣髴
也烟潰以下似畫辟
西北曰鼇
鼇巨龜也以背負山周迴千里柳宗元招海
賈文巨鼇頷揭邱山頼趙注亦亭名其址隆
高故云

歊貪欲也言刻畫光怪之屬或如闇啜或如
下貪戲吳注歊笑貌陰墊言水中欱歊物狀
烟潰靄褧桃李蘭蕙
褧或作聚趙注草木蒙烟靄如潰如褧褧錦
管字下脫子字
襘穀也吳注潰散也管地員五沃之土其
桃其李山谷云一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
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
神君仙人衣裳雅治
趙注狀烟靄在花木上如是
可會脫赤熱
趙注夏集此可避暑許注曰風堤之爲序面
背皆水兩旁花木蔭翳故可避暑沈裕曰又
忽入正北又以隄池渠燦錯互發文法靈逸
飛舞捉不可定正北者蒼塘之正北非池北
亦非居北池北則潭上孤顛矣居北則晬思
故知此正北即東偏餘地近池者是亭爲風
設則搆製取涼以有景怪龜龍陰墊之髣髴
也烟潰以下似畫壁
西北曰鼇
鼇巨龜也以背負山周廻千里柳宗元招海
賈文巨鼇頷眥邛山頹趙注亦亭名其址隆
高故云

蝝原

趙注廣韻豕掘地曰蝝守居西北地形如此

吳注蝝音灰趙誤作蝝鼇蝝亭名原字屬下

句或曰鼇蝝原名也此文甲辛以下言近巽

瞷以下言遠近者曰甲辛曰子午曰西南曰

東南而不言東北西北遠者曰巽瞷曰南曰

旦艮及正東正北西北正西而不言正南西

南沈裕曰鼇隆蝝窪取以名原蓋地勢高下

不一又極寬曠不復搆築填砌

開咍儲

咍呼来切趙注咍笑貌楚辭蝝原上可開懷

笑散積愁或言原形勢如是吳注原開咍儲

與堤乘攜左右句法同

虛明茫茫

趙注原上空明廣大碑本缺上一茫字

嵬眼澒耳

趙注嵬山峻貌澒大水聲聳動見聞也文同

勝因院記嵬眼傾耳

可大客旅鐘鼓樂

趙注可置會作樂

提鷳挈鷺

鷳鳥之耿介者類翟鷺鸞水禽趙注曰原勢

安徽獻書

高峻可以俯控卑飛沈裕曰高飛必於曠處故鷳鷺惟此間可提挈也

倡池豪渠

趙本傜池豪渠傜音弼吳注趙本倡作傜誤倡二音蚩良切樂也尺亮切導也又發歌豪亦作譹沈裕曰一池渠耳宛密則言歆銜蕭曠則言倡豪

憎乖憐圍

趙注憎支離憐圜抱以原地形勢言吳注憎乖散憐圍合以會集情態言

正西曰白濱

趙注亭名近水許注池東樹竹栢故亭曰蒼塘西樹棃故亭曰白濱

薈深

薈烏外切草木盛貌一本薈深憐棃作一句趙注曰雜草木多而深吳注碑缺深字

棃

趙注曰有棃園吳注曰當小讀而連下棃木也

素女雪舞百佾

趙注狀棃花之顏行列如是

水翠披

安徽獻書

趙注曰此言稻田也王十朋會稽賦南風翼
苗翠浪千里
瞭瞭千幅
瞭瞭一本作瞭瞭虛郭切劉向九歎曰瞭瞭
而西舍瞭音活趙注驚視如是
迎西引東土長崖
山際曰崖趙注州城外有長厓自西来至城
下 日卯西 趙注日出入時似失解 卯字疑是酉字以下皆述晚景 看下文風日燈火之句便知
挾橫埒
趙注橫埒卑垣也土厓西来俯帶橫埒不一
日卯西

趙注日出入時
樵逕塢徑幽委
塢或作隖趙注所見徑術隱曲不窮沈裕曰
白濱之地又別自一境界地平水漫不帶池
渠宜黎與稻其空曠綿邈可知然園西不設
亭榭而饒野趣土厓樵塢皆形容之辭不應
復及城外
蟲鳥聲無人
黃魯直送王郎詩小邦王事畧蟲鳥聲無人
全用此句又贈王化善云鳥聲無人兮我友
来即

安徽獻書

風日燈火之
趙注郊西時雖有風日亦用燈火言陰闇也
吳注曰風日為燈火妙語巽瞞閒以下與正
北曰以下文勢略相對巽瞞白言謁行上無
可字旦民閒合奇士上有可字正東以蹲望
始以水與黎終之不言可以何為正北會脫
赤熱西北客旅鼓樂上俱有可字正西言黎
與水及於崖徑幽委亦不言可以何為許注
曰水翠以下言城外長崖竟日幽陰惟風動
林木而日射之若燈火
晝夜漏刻詭姽絢化

姽魚毀切宋玉神女賦既姽嫿於幽靜說文
閑體行姽姽也趙注詭譎詐姽閑美絢文采
晝夜所見萬狀許注以下總言
大小亭館池渠間
趙注亭如館飣置諸處吳注曰自此以下再
總言之
走池堤上亭前後
謂由池堤上亭前後觀之所見又異一本走
池堤上作一句
陴乘墉
爾雅牆謂之墉趙注女牆在城上沈裕曰乘

安徽叢書
安徽叢書

墉者仍前陣而無帶正北及東西三方言之

一本亭前後陣乘墉作一句

如連山羣峰擁

吳注曰連山句讀意自見下九字句法同

地高下

園地也一本擁地高下作一句

如原隰堤谿壑

廣平曰原下溼曰隰水注川曰谿山瀆無所

通谿說文壑溝也廣韻谷也坑也虛也水通

谷曰壑

水引古

趙注鼓堆水見圖經言園池之水引自鼓堆

吳注鼓古通沈括曰此引古池渠無受之

自源卅里

一本自源三十里卅說文三十并也韓愈孔

戣墓誌曰孔世卅八吾見其孫謂孔戣乃孔

子三十八世孫也今省作卅趙注鼓堆在絳

西北三十里沈括曰源流歷歷與前文兩河

瀉水炤應

鑿高

趙注高處穿池通水

槽絕

趙注絶處以木為槽通水一本鑿高槽作一句

竇墉

趙注穴城入一本絶竇墉作一句

為池溝沼渠瀑潨潺終出

潨水會說文小水入大水也潺水聲為或作其許注曰竇墉至瀑句

汩汩街巷畦町阡陌間

巷或作衖楚辭五子用失乎家衖家衖家巷也楊子一闗一巷也田區謂之畦一說五十畝曰畦平地為町風俗通南北為阡東西為陌街四通道也今街衢之街汩于筆切音骨非汩汩疾流也沈裕曰泊泊以下汎及城之中外不拘所見街巷畦阡取汲資溉上應瀉施下起人便

入汾

吳注連上句間字讀許注曰古水自西北原之南穴城以入則南流折而東又折而北又折而西環園畢則自西北原之東穴城而出渠之別流則循行街巷上文所謂溝沼是也既而復合於渠以出街巷水流於城中者也畦町阡陌水流於城外將入汾者也葢又經

安徽獻書

城北流東而入汾

巨樹木

吳注曰下至沮字句木字中讀

資土悍

悍廣韻猛悍韻會有力也桀也賈誼傳水激則旱讀與悍同謂絳土堅厚九土解東南晨土正南沃土西南滔土正西弇土正中申土西北肥土正北戎成土東北隱土正東信土晨土淮南子作農土管子五浮之土捍然如米五纑之土疆力劉堅五鳧之土堅而不骼五桀之土甚鹹以苦

水沮

詩彼汾沮如吳注曰樹本資土勁水浸之力故巨盛

宗族盛茂

趙注宗族木衆也碑本作茂盛又一本水沮宗族茂盛作一句

旁蔭遠映

吳都賦宗生高岡族茂幽阜擢本千尋垂蔭錦繡交果枝香

趙注樹木錯馥吳注果實不一枝香屬下句

沈裕曰錦繡八字一虛一實果當是裹字省文形容樹木色態如是枝則有香畹則殊麗也

畹麗

田三十畝為畹一麗字趙注畹畝言本重一麗字趙注畹畝言稻田之美一說畹疑婉通上句吳注楚辭滋蘭九畹枝香畹麗謂果木之畹畝華美

絕他郡

他郡絕少

考其臺亭池之增者與前文奢儉數語應

沈裕曰考其至建者與前文奢儉數語應益豪王才侯襲以奇意相勝

趙注襲因重也謂踵事增華

至今過客尚往往有指可創起處

言至今過園池者

余退常吁

退自園池

後其能無

吳注後至者字句

果有不

不音否未定之靜也

補建者

吳注句字法奇

池由於煬

趙注煬帝時吳注此言池之始至拒字句池

安中讀許注此叙池之始

反者雅文安

趙注薛雅絳人裴文安聞喜人應漢王諒反

常據此城隋史雅作粹反一作及一本池由

於煬及者雅文安作一句沈裕曰煬反者謂

反煬者故倒一字亦以責煬

發土築臺爲拒

趙注拒王師通鑑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爲并

州總管自山以東至於滄海南距黃河五十

二州皆隸焉特許以便宜從事不拘律令諒

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以讒廢居

常怏怏及蜀王秀得罪尤不自安及高祖崩

煬帝遣屈突通徵之遂發兵反總管府兵曹

聞喜裴文安說諒曰井陘以西在王掌握之

內山東士馬亦爲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

屯守要害仍命隨方略地帥其精銳直入蒲

津文安請爲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雷擊

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諒大悅署

文安爲柱國與王聃等直指京師裴文安未

至蒲津百餘里諒改圖名文安還以裴文安為晉州刺史薛粹為絳州刺史時晉絳呂三州皆為諒城守邑縣沒魏置東安郡開皇十六年置汾州十八年改呂州

隋志臨汾郡晉州臨汾郡霍

誅

雅文安既誅趙本無誅字

幾附於汙宮

幾平聲趙注禮記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明不欲人復處之

水本於正平軌

趙注曰正平縣令梁軌始引鼓水入城吳注曰按孫冲序云隋開皇十三年內軍將軍梁軌為臨汾令臨汾即正平也十八年改正平軌字世謇材令也項縣前有梁軌遺記軌趙作軌字書軌矩鮪切軌又鉉切釋皆謂車轙頭許注曰此叙渠之始因下有河渠字故易渠曰水

病井滷生物瘠

地不生物曰鹵晉有大鹵之地通作滷趙注憂井水鹹生殖薄吳註唐志太原井苦不可飲李勣引晉水以甘民食皆地近斤鹵故

引古

趙注明其始一本引古沃澣作一句

沃浣人便

沃浣趙本別本俱作沃澣沃言甘滑浣言清

冽趙注人以為便

幾附於河渠

一本人便幾附於河渠作一句趙注便民惠

政庶幾可載於河渠之書沈裕曰結束言戒

言法關係甚大亦與起興慶平理窮華數語

應

嗚呼

沈裕曰永歎歸墟蒼深切旨

為附於河渠則可

當法也

為附於汙宮其可

當戒也吳注其可字用左襄二十六年子產

語

書以薦後君子

趙注薦進也

長慶三年五月十七日

趙注唐穆宗年號吳注曰觀記中景物皆春

深至中夏時特詳所已見耶趙本未有記字

碑本長慶下別作行無記字亦變體

叙述

右絳守居園池記二卷一集古清玩石刻也歐云樊宗師自書者一以趙仁舉所注者較定也余先得趙本後求得碑本字畫間有缺壞處以趙本較之多異蓋傳錄者固未得真趙本之誤既附見於後注其碑本所闕六字趙本義亦通其亦有所傳則始理前代注解者數家趙仁舉近出宜益詳猶疎漏余因為是正數十條并補其缺遺者著於右方按紹述文多鮮傳是篇獨為好事者蓄示詭異折儇淺甚矣人情之好奇也

吳師道識

當元和長慶間昌黎公以文雄一世從之遊者若李翺之純皇甫湜之健張籍之麗郊島之寒苦巨細無不有而韓子奇之正二子奇之偏也文章貴不用意溢於正而奇出焉蓋非好奇之謂奇而不能不奇之謂奇是篇也其出於自然邪其有意為之識者其知之矣然昌黎盛推紹述謂其辭必已出至不煩繩削而自合文從字順則其他文殆不盡若此或曰子譏時人好奇復從而辨釋之不

幾同浴而笑裸裎乎曰非也周誥殷盤有缺文
渺義焉誠不可以臆通此之飾夷以險襲昭以
幽易恒以異徐察之可見矣使解者疲精竭力
而猶惑焉則樊子豈非過人者哉皇慶二年癸
丑九月二十九夜吳師道書

韓子誌樊墓謂紹述有所著書若干目今皆亡
或謂存者僅一卷亦未之見惟此記獨傳殆不
可讀往余強為之句而多所未解及吳君正傳
補正趙注始究其名義徐而誦之意若猶有異
者因疏其說將復正於吳君焉愚嘗謂六籍而
下文章之妙正無過于孟子奇無過于莊周周
雖外於聖人而汪洋自恣其學自有所本豈徒
尚奇倔而已紹述之辭深已探其本或未也然
豈易至哉其間精妙語皆蕩滌塵滓采集菁英
可但以險怪目之乎文章大法固不尚在是但
目其怪以資笑談亦淺矣延祐庚申四月十日
金華許謙書

泰定丁卯予在宣城得趙氏注園池記刊本大
德中知晉州日翰林徐公琰閫公復所為序引
者讀之與向所鈔本多異凡余所欲補正者往
往增改而猶恨其有未盡也因以其本復加刊
定篇中諸亭名元注未之考向略考見其端而

許君按據文勢雜正條理悉以園林著之皆與
今改注合竊服精鑒俾存而弗削焉吁自予始
較此文逮今二十年參之見聞屢經竄易計今
尚未得為定豪也區區者猶若是況乎聖經賢
傳之奥而欲以一見了之不亦舛乎併書以自
儆至順三年歲次壬申十一月二十二日吳師
道識

自冲在京師得此文頗與同人商確卒不能詳
樊宗師為皇唐名士不知當日負此文走人門
下有誰與詳解而知之也宗師與韓退之親相
推善觀退之之文大不似此退之有答陳商書

謁少室李渤題名

愈同樊宗師盧仝謁少室李拾遺

嵩山天封宮題名

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與著作佐郎樊宗師
處士盧仝自洛中至少室謁李徵君渤樊次玉
泉寺疾作歸明日遂與李盧道士韋濛僧榮並
少室而東抵衆寺上太室中峰宿封禪壇下石
室遂自龍泉寺釣龍潭水遇雷明日觀啟母石
入此觀與道士趙元遇乃歸閏月三日國子博
士韓愈題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陳無已曰歐陽公謂退之為樊宗師墓誌

便似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子長為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兼之也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路道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按唐藝文志樊作皆有其目獨銘賦詩亡焉所謂表牋狀策等文凡二百九十一卷曰樊宗師集二百九十一卷數同而以卷為篇疑誌之字誤也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李肇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章則學奇于韓愈學澁於樊宗師退之作樊墓誌稱其為文不剽襲觀絳守居園記誠然亦太奇澁矣宋王晟劉忱皆為之解釋趙仁舉伯昂又為箋註如瑤翻

其意甚病商之所為文不與世相上下故喻以齊王好竽商挾瑟而干之又不知退之終使宗師之文如是唐室承齊梁陳隋餘弊其文章寂微弱韓愈獨與籍湜李翺輩更起文體高出秦漢當時猶謂之無用之文韓愈死其道彌光後來有學韓者往往失其旨則汩沒為人笑今則尤甚常有人以文投陳堯佐陳得之竟月不能讀即召其人俾篇篇口說然後識其句讀陳後以書戲謝子之道半在文半在身蓋謂既成之而須口說之也咸平六年七月冲奉詔為絳州通判月餘觀園池記其石甚卑小文字多摧缺

安徽獻書

因熟讀及游覽園池考其亭臺池塘渠實花木
堤原川河井閭牆牖門戶凡為樊記處所與舊
多改徙然歷歷可見猶視其文未能過半太子
中舍耿君說知是州將一年嘗念斯記惜其文
字缺落因磨石別刊之以永其傳中舍世為儒
家故弟起居郎直昭文館望博古有文章愛急
救民病竭力吏道死事于河北中舍有名於世
故拂拭樊記俾不墜没亦大好事者也冲嘗與
晉守何公亮書論樊所為文章何以書答冲尤
析究為文之深旨二書今刊之記後景德元年
九月五日孫冲序

世傳樊紹述絳園記而讀不能句句不能字子
雲好奇將奚從問津焉余游婺游閩從大藏書
家搜得名公注釋流覽再四心手豁然會去官
高唐閒廢無旬因出笥中抄本與沈仲連較讐
刪訂而公之同好者嗟乎賞奇文析疑義此昔
人所歎于獲真珠船也朱子猶不解白蜆嬰弟
而固陋者輕黜隱怪孰知探索鉤致原博物君
子所不廢耶語曰濬發巧心受嫵拙目自此句
疏字譯而昆吾御宿騰遠射干以至亥豕柔羽
之類當令須眉畢見而巧者無受嫵於拙矣仲
連學殖淵源胸有秘書三十乘不啻十倍於余

偶爾同志實出蘭茝水乳之合當亦紹述千秋一知已云崇禎丁丑歲皐月四明楊德周序

說此文者孫趙吳許各有所是有意務盡故不得盡矣王晟劉忱誰邪其注不傳頃一夕疏觀略為分節導句探其本原循其體詣亦覺其中有經有史有騷賦小學諸美而煉思闢境貴用我法亦一奇才也精懇能富優于李翺雕琢露痕小於韓愈云爾

又云趙吳許三家注樊記各有當否優劣然吳許如公穀趙則身到絳來猶左氏也但亦在數百年後安能起紹述而問故覽者如淵明讀書貴得大意可矣趙誤處固然矣吳則謂槁非連影必欲絳池中有蛟龍龜蚌恐亦失真許謂凡曰某者皆亭子名然如許營搆獨不當有一樓閣堂室邪偶書與無逸一笑要以可駁處尚多順治癸巳燈宵沈裕識

絳守居園池（歐陽脩一本上有留題字）

嘗聞紹述絳守居偶來覽登（一作登覽）周四隅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獨出無古初窮荒搜幽入有無（一作無有）一語詰曲百盤紆孰云已出不剽襲句斷欲學盤庚書（一本有方言爾雅不訓詁幾欲舌譯從象胥兩句）荒烟古木蔚遺墟我來嗟祇（一作止）得其餘栢槐（一作檜）

端莊偉丈夫蒼顏鬱鬱老不枯靚容新麗一何
姝清池翠蓋擁紅蕖胡人虎搏一作博豈足一作知
道記録細碎何區區慮氏八卦畫河圖禹湯皐
陶一作暨唐虞豈不古奥萬世模嫉世姣巧一作
好習卑汙以奇矯薄駭羣愚用此猶得追韓徒
我思其人為躊躇作詩聊謔為坐娛
老栢麝不食古色侵青冥淺沿龍不入秋水生
浮萍屋屢圬垩幾太守辟上彪蔚遺丹青黑石
鷁辭涩如棘今昔往来人不識酸晴欲抉無聲
形既不可問不可聽懸泉瀉實晝未停飛玉貯
藍光入屏芭潭梁島甲癸丁蔓剌交綴乘組綖
蒼官屭槐朋在庭風蟲日鳥聲嚶嚀卉葩木果
取一二傳優伶仍寄河東薛太守更與斟酌無
黏枝條集臺脫熱昏痾醒文韓詩怪若是徑
閑扃
讀絳州園池記戲為判 徐渭
絳州何由為人炙口昌黎偶爾于此籠睛壯夫
不為愧雕龍小技之逞文公所誚合書門大吉
之諧正好試宫軌茁剌刷枉誣盤詰詰曲聲牙
鞑鞨非真空青是假難逃賈胡眼雙鷄子精明
芒硝八兩大黄半斤且瀉疸义泥一馬桶齷齪

辟如丹砂磊塊宜用畫鬼書符煮服必且殺人
亦有小山巉巖强要興雲出雨細看總無活物
束之高閣毋乃太苛弄向孤琴庶幾別調

終

樊紹述集卷之一

仁和孫之騄晴川輯

綿州越王樓詩序

綿州越王樓詩序

綿州秦屬蜀郡漢屬廣漢郡蓋涪水之所
經焉晉屬梓潼郡宋齊亦屬梓潼郡西魏
兼置潼州隋初郡廢改潼州為綿州煬帝
初州廢置金山郡大唐為綿州或為巴西
郡今郡城即漢涪城縣是也在成都東北
之要舊唐書志隋金山郡武德元年改為
綿州領巴西昌隆涪城魏成金山萬安神
泉七縣三年分置顯武隴安文義鹽泉四

縣七年省金山縣貞觀元年又省文義

綿之城

綿字本作緜以緜水名章有成曰州城漢涪縣治左為緜山依山作州東據天池西臨涪水形如北斗卧龍伏焉

帝猲㺄

猲一本作㺄沈裕曰㺄即猲本一字兩用或有一誤說文猲短喙犬爾雅長喙獫短喙猲獢駟鐵云載獫猲獢又恐偪也史恐猲諸侯帝之云者當是恐猲之意言城勢巍險如是或曰其地上應天狗亦未詳今按涪州五溪州蠻皆盤瓠之後自為雄長盤瓠者高辛氏之畜狗也韓愈送文暢詩逞志縱獫猲今曰帝猲㺄言蜀帝式遏獫㺄以撫有巴蜀又蜀之先自黃帝子曰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嚳乃封其支庶於蜀潛夫論黃帝後有狂犬

掀明威

掀以手高舉貌說文舉出也左傳掀公於淖徐云捧轂舉之也一曰引也明威顯威也承帝而言大洞經云太乙揚明威

彌石硝

韓愈上尊號表地彌天區彌長竟也周禮十

安徽叢書

煇七曰彌鄭司農云白虹彌天硝硭石又堅也沈注言彌望皆石硝廣韻硭硝藥名又藥石也本草消石一名焰硝生益州山谷及武都隴西西羌伯高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鈆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疑石硝或亦慈石陵石之類

馳涪瀨

水流沙上曰瀨魏都賦石瀨湯湯水經曰涪水出廣魏涪縣西北酈道元注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氐游徼外東南流逕涪縣西王莽之統睦臧宮進破涪城斬公孫恢於涪自此水上縣有潺水出潺山水源有金銀礪洗取火合之以成金銀潺水歷潺亭而下注涪水涪水又東南逕緜竹縣北臧宮溯涪至平陽公孫述將王元降遂拔緜竹涪水又東南與建始水合水發平洛郡西谿西南流屈而東西流入於涪涪水又東南逕江油戍北鄧艾自陰平景谷步道懸兵東馬入蜀逕江油廣漢者也涪水又東南逕南安郡南又南與金堂水會水出廣漢新都縣東南流入涪涪水又南枝出焉西逕廣漢五城縣為五城水又西

安徽獻書

至成都入於江又經曰南至小廣魏與梓潼合梓潼水出其縣北界西南入於涪又西南至小廣魏縣南入於墊江沈裕曰涪水出廣漢巴徼外南至墊江入漢涪州本漢涪陵縣西魏置合州以涪江與嘉陵江合隋改涪州言石硝直連涪水或云連下左陵句章有成曰涪水自北經城西折而為二安水自東迤邐繞城東南滙於芙蓉溪成巴字綿州東涪水安昌水合虜滙為芙蓉溪即杜子美所云東津觀打魚地今有漁父村相傳漢涪翁所居

左陵凌紅稊

陵凌一本作淩淩鶡冠子淩淩乎泳澹波而不竭凌氷也疑從淩歷也犯也沈注曰左陵綿之左阜也紅稊或地名未詳今按水經注湔水出綿道亦曰綿夷縣之玉罍山漢志蜀都有綿虒縣注云玉罍山湔水所出東南至江陽入江應劭曰虒音斯華陽國志七國時杜宇稱帝於蜀號望帝其相開明決玉罍山除水害帝遂禪位於開明紅稊疑綿夷之訛下文簪天池者或即開明之所鑿也

簪天地

太元九天一為中天二為羨天三為從天四為更天五為晬天六為廓天七為減天八為

安徽獻書

沈天九為成天九地一為沙泥二為澤地三為沚崕四為下田五為中田六為上田七為下山八為中山九為上山天地一本作天池山名綿州山頂一池方數丈冬夏不竭名曰天池韓愈詩江作青羅帶山如白玉簪簪與簪同釋名簪連也所以連冠於髮言陵勢插天屬地

送行壬癸

沈注陵勢自西迤邐北去

且掬跎踢於西北

掬撮也以兩手奉物曰匊跎蹉跎失足也又延也踢蹴也山海經跌踢獸名左右有首楊雄河東賦河靈玃踢掌華蹈襄沈注云亦言陵勢盤鬱如手撮身延足蹋多在西北不直遂行去也

蟠紅頠青

頠一作頠蟠委曲貌頠便折貌青紅則雲物草木不一綴合上下之辭

越王正以為樓

一本越越王貞故爲樓綿州圖經越王樓在綿州城外西北有臺高百尺上有樓下瞰州城唐顯慶中太宗子越王貞為綿州刺史日

建李偓詩越王曾牧劒南州因向城隅建此
樓橫玉遠開千嶠雪　下聽一江流杜甫
詩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
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樓下長江百
丈清山頭落日半輪明君王舊跡今人賞轉
見千秋萬古情貞剌綿州本傳不載蓋史闕
也沈注云樓在城西北篇中所謂送行壬癸
重軒疊飛
三輔黃圖重軒鏤檻說原軒廂也前曰軒後
曰輊一曰檐字之訛耳魏都賦周軒注長
廊之有牕也柳子厚曰鑿西墉以為戶戶之
外為軒
門窻蒙傘
在屋曰窻釋名聰也於內窺外以為聰也廣
韻傘雨具韓愈詩赫赫炎官張火傘一本門
下有明字言門則啟朗牕有飛檐沈注曰蒙
傘總覆冒之義樓軒飛出門牕環轉其勢高
危可怵章注曰州有富樂山州城東門久塞
云門開為山氣衝射不利是則登西北之樓
睨東城門牕覆閉樊意或然
蹇蹇子始登
蹇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太元曰往之蹇

蹇沈注蹇蹇子或樊自號一本子作予為刺
是州初臨也章注云蹇蹇言歷險始登故尤
凜
謂日月昏曉可窺其背
王勃詩翕爾登霞首依然躡雲背此言登樓
可望日月出沒處沈注云背負日月言逼近
耳不言向而言背亦奇或曰謂窺日月之背
若出其下也
雷電合風雲遇
合相偶也不期而會曰遇遇一本作遘黔雷
乍鼓爍電舒紅芳風扇塵流雲譎闕皆樓中
所見景象
霜辛露酸星辰介行鬼神變化
韓愈鳴雁詩風霜酸苦稻粱徵沈注霜不言
冷露不言醲星辰不言止皆登者心眼如是
介微動也章註介紹也謂星辰引之徧霄元
包經曰鬼出神入而變化無窮
草木頭繡髻銜
頭一作顯又作頭考工記五采備謂之繡繡
色之錯也晉志緩鬢傾髻髻所以綰髮銜理
之交也前言仰視此言俯見
蓑芝皆可察極

蓑草名又花葉垂貌南都賦敷草蘂之蓑蓑芰菱也兩角為菱四角為芰列子夏日則食菱芰皆可句總上草木来沈注曰垂者如蓑角者如芰言形似耳而詭云可察極曲見高明之意

既縈視其江帶又極視其土岡斷暴遠近

拾遺記視八鴻若縈帶此言縈視錦江如帶也土岡土嶺山脊曰岡暴當作瀑字書瀑暴通括地象解曰趙有沃瀑之流沈注謂流峙之形舉在目斷暴未詳

山嶮嶮若閿之東皇

楚詞九歌注春曰東皇謝朓詩樽桂迎東皇一本作東皇嶮巇嶮又嶮嶮山不平也唐志閿鄉縣屬陝州潼關按閿字本作闅地名宏農湖縣有闅鄉汝南西平有闅亭前戾太子傳以湖閿鄉里為戾園孟康曰閿古闅字建安中正作聞鄭興授聞鄉沈注此山似汎指所見或云連上遠近二字讀下嶮即險字東皇或是山名未詳

天原開見荊山

淮南子沮出荊山高誘注荊山在左馮翊懷德縣今陝西富平縣漢地理志禹貢北條荊

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其南條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水經注荊山在景山東一百餘里新城沖鄉縣罘雖羣峰競擧而荊山獨秀沈注曰天曰原曠遠之極視天如地也絳園記亦有黃原玦天俱奇語言天氣清朗時觀罘遼曠故遠見荊山荊山在雍州黃帝及禹得我其黃河瞷然為曲直淚雨落不可掩

黃一本作簧音衍廣演也瞷一本作澗爾雅黃河百里一曲千里一曲一直淮南子水淚破舟淚疾泉韓愈詩云慷慨為悲咤淚如

九河翻言我其如黃流之曲直腸一日而九迴淚浪浪雨落不止也其目暠暠淚之餘也過歸尚悲既歸而悲不能解總感愴越王之意沈注云瞷或是瞷本作闚視也憮此高危目力既竭淚因橫下俱形容語

因口其心曰無害若其目果暠暠過歸尚悲不能解重為詩以釋

韓愈納凉聯句煩懷却暠暠劉夢得詩一夜暠暠醒通用又暠猶點點也一本無害若其自果暠暠過歸果暠暠過歸尚悲章注曰目果一本作目杲石鼓文旭日杲

杲星星當作星晶沈注曰心口聊慰而目自
驚愕蓋既歸而後詩成以慰目也星精也散
也星星殆審諟不定之意
蓋不可顧謂郡中諸君能無有意綴以華豔
十七字句奇與絳記余退當吁後其能無果
有不補建者句法同蓋一本作益一本能無
有以以華艷意作以無綴字漠劉歆贊綴文
之士風俗通綴文者家舛
其念蓋云
蓋字一本作輟字沈注曰短句奇謂已已為
詩郡人亦必有為之者我意其如此云爾

危樓倚天門如闡星辰宮
盛宏之云危樓傾岳挼樓在城西北亥為天
門古今注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天文有紫宮
文昌及五宮皆星辰宮也沈注曰闡字未詳
當類撞闖之義
攘題薄龍怪洄洄繞雷風
三輔黃圖華攘辟璫一本作椽薄龍虎怪椽
屋椽也謂椽節繪飾龍虎題椽椽之頭洄或
作徊漢桂陽太守周君碑石縱橫兮流洄洄
波降降兮聲如雷楊雄賦徒徊徊以徨徨爾
雅儜儜洄洄憬也新序曰琅玕龍疏淮南子

安徽文獻叢書

曰凡亂之所由生在流遁大構駕興宮室延樓棧道雞棲井幹檦枺欂櫨以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嬴鏤雕琢詭文回波淌游瀷淢菱杼紾抱芒繁亂澤巧偽紛拏以相摧錯此遁於木也沈注曰欀音讓又襄想二音木名或云即交讓柟題木題湊也洄洄逆遡

徂秋試登臨大靄屯喬空不見西北路考懷益雕窮

徂秋秋暮也登樓四望維時喬木零落靄霧障空盼西北而窅渺懷故人兮雕盡沈注曰序言掬跎踢於西北此詩又言不見西北路正是山川糾繆意耳或云西北寓言為指長安當是有遠羈之感然綿視長安當在直北以寓內大形言則長安正西北矣

石瀨薄濺濺土山杳杳穹

楚辭石瀨兮淺淺一音濺濺濺水疾流貌薄旁薄也相如傳東征土山兮北揭石瀨瀨水流沙土也穹高也又窮也沈注曰前薄龍怪當是迫近如薄暮之義此薄濺濺謂淺薄然不似高處下視語疑當作礴薄礴亦通用

昔人創為逝所適酡顏紅

逝一本作逝創一本作愴酡飲酒朱顏貌言

建斯樓者不復在惻然感愴惟酒可忘憂按
越王貞則天臨朝除蔡州刺史垂拱三年起
兵匡復凡二十日而敗貞之在蔡州數奏免
所部租賦以結人心家僮千人馬數千匹外
託以畋獵內實習武備嘗遊于城西水門橋
臨水自鑒不見其首未幾而及禍神龍初追
復爵土沈注逝字未詳
今我茲之來猶校成歲功
沈注曰蓋因省斂至也自此以下似有寓慨
則前文西北作長安解及序中送行掬踢蹇
蹇辛酸淚雨悲蓄諸語亦可意會

輟田植科畝游圃歌芳叢
周禮場人掌國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
植科畝謂剌史計田征稅也沈注曰科畝未
詳似謂富人不耕而食者或指郡中有此人
今按唐制凡受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
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疋綾紬二丈
布加五之一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
如揚州租調以錢嶺南以米安南以絲益州
以羅紬綾絹供春綵後詔江南亦以布代租
自開元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
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其後國家侈費無節

而大盜起兵興財用益屈而租庸調之法弊
壞自代宗始以歛定稅而歛以夏秋至德宗
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
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量入制出戶無
主客以居者為簿人無丁中以貲富為差商
賈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田稅視大歷十
四年墾田之數為定議者以租庸調高祖太
宗之法不可輕改而德宗方信用炎不疑也
地財無叢厚人室安得豐
管子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得字一
本作取字蓋自青苗錢地頭錢納質錢銅鐵
錫鉛吳鹽蜀麻竹木茶漆以及榷酒榷麴蒔
蔬藝果者莫不有稅物力凋敝極矣民安取
豐
既乏富庶能千萬慙文翁
張崇文歷代小志文翁姓名黨字仲翁景帝
時為蜀郡太守史失其名集古錄右漢文翁
石柱記云漢初平五年倉龍甲戌旻天季月
脩舊築周公禮殿始自文翁開建泮宮顏有
意益州學館廟堂記云按華陽國志文翁為
蜀郡守造講堂作石室一名玉堂安帝永初
間烈火為災堂及寺舍並皆焚燎惟石室獨

存至獻帝興平元年太守高朕於玉堂東復造一石室為周公禮殿有意又謂獻帝無初平五年當是興平元年蓋時天下喪亂西蜀僻遠年號不通故仍稱舊號也今檢范曄漢書本紀初平五年正月改為興平顏說是也

錄異記文翁廬江人為兒童時乃有神異及長嘗起歷下陂以作田文翁盡日斫伐柴薪以為陂塘其夜忽有數百頭野猪以鼻載土著柴中比曉成塘乙巳秋日余病初起友人攜胡應麟文集來偶翻閱百五卷中有題樊宗師集後云燕市中得一書題曰奇文集亟展讀之迺樊宗師絳守居園記也退之嘗為樊志墓紀其著作甚盛今行於世僅此篇為文而驚奇僻者可以少省矣據渠語似僅見園池記一篇不知又有綿州越王樓記一篇也又似勸世人當趨于卑瑣平庸而以古人之奇文為不足欣賞也文之奇者莫奇於易易傳矣莫亡于詩詩傳矣為文者不詭於理而已奇亡兩途固並行不悖耳文之傳多傳少數也命也胡君世近文集百卷具在不知後千餘年得如樊文之傳兩篇否耶或一篇弗傳固未有定也而菲薄古人絕後學嗜奇好古之心豈可訓耶

附錄

山南鄭相公樊員外酬答為詩其末咸有見及語樊封以示愈依賦十四韻以獻元和九年鄭餘慶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樊宗師以前檢校水部員外郎為副

梁維西南屏山厲水刻屈梁州在唐為山南西道治所德宗興元元年改為興元府今為陝西漢中府稟生肖勦剛難諧在民物勦音

巢捷也或作勁榮公昺軸老餘慶封滎陽郡公烹斡力健倔倔渠勿切選假倔强以攘臂帝咨女予往牙纛前坌坲坌塵也坲音拂坲垮塵起貌威風挾恵氣蓋壤兩劘拂茫漫華黑閒指畫變怳欻華陽黑水惟梁州謂山南所領也今在褒城縣誠既富而美章彙霍炳蔚日延講大訓龜判錯袞黻樊子坐賓署演孔刮老佛金舂撼玉應厥臭劇蕙鬱蕙與鬱金皆香草言樊鄭交契如此遺我一言重跪受惕齋慄辭慳義卓濶呀豁疚掊掘如新去耵聹耵聹耳垢也雷霆逼颶颶颶音巨或作飈或作飉飉字書未見或與飈同颶越筆切綴此豈為訓俚言紹莊屈

與鄭相公書

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義終始不倦伏讀感欷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来尋已至東都計供塟事外尚有餘資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為遺孀永久之賴孟氏兄弟在江東未至先與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才幹不足任事郊二弟酆郢鄭氏兄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東野之妻兄弟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比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已前後人所與及裴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必能

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寸成事庶可靜守無大關敗伏惟不致遠憂續具一一諮報不宣

愈再拜

與袁相公書

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嘗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帶平章事故云相公也

伏聞賓位尚有闕員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恒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宗師弟宗懿宗憲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飢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為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為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又習于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退勇守專未為窒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勉思有所試閣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為欺罔大君子便宜得棄絶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寶橫棄道側而閣下篋櫝尚有少闕不滿之處猶足更容輒冒言之退增汗懾謹狀

薦樊宗師狀

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撿校水部員外郎無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樊宗師

右件官孝友忠信稱於宗族朋友可以厚風俗
勤於藝學多所通解議論平正有經據可以備
顧問令人不識紹述讜論謹潔和敏持身甚苦遇物
仁恕有材有識可任以事今左右史並闕員外
郎侍御史亦未備員若蒙擢授必有補益忝在
班列知賢不敢不論謹錄狀上伏聽處分

劉統軍墓誌 公諱昌裔字光裕

嗣子光祿主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

示兒詩

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鈞樞又問誰與頻莫與張
樊如謂張籍樊宗師也

碧嶲眼頒耳等語皆前人所未道也歐陽公跋之云右絳守居園池記唐樊宗師撰或云此石宗師自書嗚呼元和之際文章之盛極矣其怪奇至於如此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富貴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益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帥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綿州刺史元和十五年正月憲宗崩宗師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

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
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絑述三世皆以軍
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絑述無所不學於辭於
聲天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
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惟古於詞必已出降
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
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絶塞既極
乃通裘絑述文從字順各職職有欲求之此其
躅

唐書本傳

樊澤字安時河中人少孤依外家客河朔相衛

節度使薛嵩表為堯山令舉賢良方正次潼關
雨淖困不能前有能執易者同舍逆旅哀之輟
所乘馬傾儲一作傾儲以濟自罷所舉是歲澤上第
楊炎善之擢左補闕澤有武力喜兵法議者謂
有將帥器當合對延英德宗嘆其論兵與我意
合累遷山南東道司馬就拜節度使每射獵諸
將憚其材武數與李希烈角禽票將張嘉瑜杜
文朝梁俊之等賊氣沮索一作縮沮遂取唐隋二州
貞元三年為荆南節度使會山南東道嗣曹王
皐卒軍亂剽居人以澤威惠著襄漢間復徙山
南東道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十四年卒年五十

七贈司空謚曰成計至帝為輟宴罷朝子宗師字紹述始為國子主簿元和三年擢軍謀宏遠科授著作佐郎歷金部郎中綿州刺史徙絳州治有績進諫議大夫未拜卒始宗師家饒於財悉散施姻舊賓客妻子告不給宗師笑不答然學力多通解著春秋傳魁紀公樊子凡百餘篇別集尚多韓愈稱宗師議論平正有經據嘗薦其材云

閔康侯云董彥遠至絳州得碑記剔刮磨洗見紹述於後自釋云可知紹述當日亦慮後人難解不得不下注脚耳

晴川曰記中黑山二字是借用語按黑山在大幕之北宋謂之姚家族有城在其西南謂之慶州沈括奉使嘗帳宿其下云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似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無名氏水鼓子詞雕弓白羽獵初回薄夜牛羊復下來青塚路邊荒草合黑山峰外陣雲開

食貨志建中四年六月戶部侍郎趙贊請置大田天下田計其頃畝官收十分之一擇其上腴樹桑環之曰公桑自王公至於匹庶差借其力得穀絲以給國用詔從其說贊熟計之自以為非便皆寢不下植田科畝句蓋指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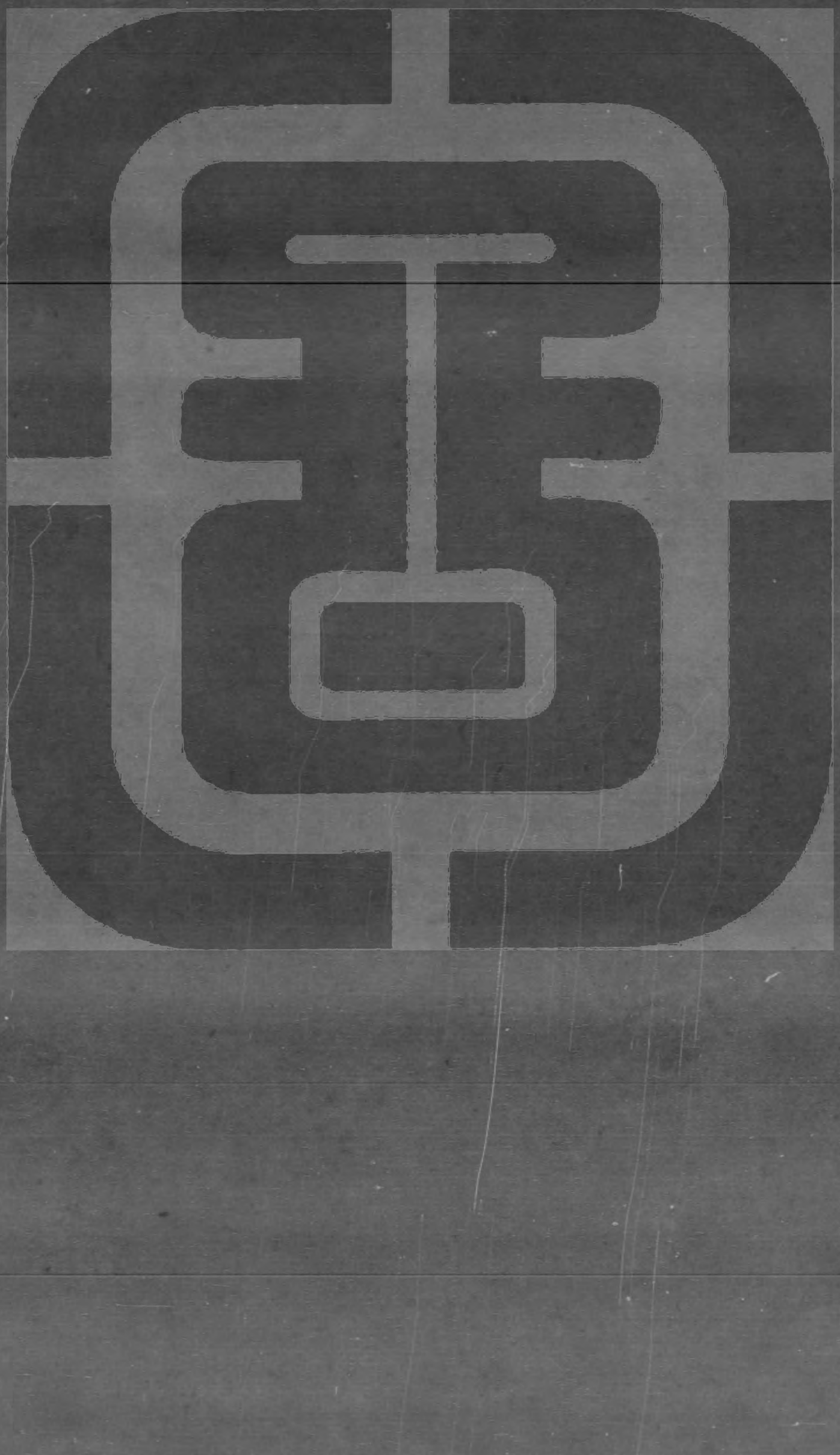
文石室先生詩多用紿述句有曰坐可脫赤熱
曰鬼眼又須耳曰雹風雹火相卷射曰萬力千
氣凡幾畫其送王恪司門知絳州云絳守園池
天下誇紿述有記詞聲牙蒼官青士左右樹神
君仙人高下花遠水依然尚鈎帶舊門想已無
韓撝自憐俗狀不能到此去羨君專宴衙則全
運記中語為詩也
郭璞山海經注都廣之野素女所出也楊慎云
素女在青城天谷今名王女洞
廣川書跋絳州碧落碑云段成式言樊宗師作
誌令陳惟玉書立太行山上

絳守居園池記曰文章之奇至矣作者既衆人
爭務以工自見時出所長纍耀震發則其勢必
至恢詭譎怪而後已金玉犀象人之所寶梗楠
豫章人之所材至于大宇之下常珍滿目故非
奇玩怪産不足以發異觀於是海中腐石以出
珊瑚溝中斷木以供犧尊唐之文敝極矣而後
韓退之振起衰陋故皇甫湜李翺張籍輩相附
而出蓋亦求海中之石溝中之木者也嗚呼能
不隨人後以自樹立宜昌黎公之文獨臻其至
耶
又園池記別本云園池記文既怪險人患難知

蓋紹述亦釋於後自昔不知故世不得考之崇寧三年余至絳州乃剔刮劘洗於其後刻回漣亭名香亭名薪亭名槐亭名望月亭名柏亭名鷴白鷴亭鷺白鷺亭白濱亭名雅薛姓絳人文安裴姓聞喜人與雅同應漢王諒反軌梁姓為正平令蒼塘亭名風亭名鼇亭名如此而後可以識也嘗聞八代文敝至唐極矣以文皇之英叡房杜之才賢不能革此豈習俗已久非改心易慮盡去舊染不能扶而正也其留于今者碑刻書疏讀之令人羞汗浮淺如俳優誶語鄙俗如村野訟諜無所校者也當時如韓退之毅然以古學為諸儒倡然其得意而人非笑之者不勝衆也蓋流俗所移非能自立者其能終不廢耶紹述之知不顧世俗者其言雖怪要不置木立塗望洋而鄉若者也

唐書藝文志云樊宗師春秋加減一卷元和十二年國子監修定瀑一作暴蠡時忍切左畫一本左書搏補各切新當作薪屓虛器切緣一本作綠騫音軒巉鉏銜切所為去聲捩一作披銜渠一本作御渠孎一作孎潰一本作漬雅治一作雅冶棃一作憐棃迎西引東一本作迎引西東埒音劣日卯西日或作自卯西作夘酉蟲鳥一作蟲鳴亭前後一作亭後前潨音叢土長厓土悍二土字

俱作士字沮將預切一本作祖一本雅文安下
多一誅字
壬癸一作癸壬蹇蹇子始登一作蹇予始登風
雲遇遇一作過二條出湘煙録

樊紹述集卷之二終

欽定四庫全書